

灯笼树下的永恒

——论《栾树下的旧时光》中的记忆诗学与生命轮回

符昆光

张静的《栾树下的旧时光》(见2024年10月11日《湛江日报》)以一棵栾树为记忆坐标,构建了一个充满温度与诗意的私人记忆宇宙。这篇散文表面上记述的是作者童年与外婆共度的寻常日子,实则通过栾树这一核心意象,编织了一幅关于生命、时间与记忆的深邃画卷。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,作者完成了对逝去时光的诗意重构,使个人记忆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体验。

栾树在文中绝非简单的植物存在,而是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。它首先作为时间的具象化标志物出现:“夏天到来的时候,栾树开花了”“到了中秋前后,树上挂满了形似小杨桃的蒴果”。栾树遵循自然节律的变化,成为作者童年感知时间的生物钟。那些“像无数漂亮的小灯笼”的蒴果,既是季节更替的视觉信号,又因其短暂易逝的特质,隐喻了时光流逝的无情。当作者描述“站在树下的我,常常看得入了迷”时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孩子对自然之美的单纯惊叹,更是一种对时间本质的无意识冥想。

栾树与外婆的形象在文中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关系。外婆的来访总是与栾树的物候特征紧密相连:“等到明年开春,栾树种子发芽的时候就来。”这种关联使栾树成为祖孙情感的见证者与参与者。当外婆用栾树种子为作者制作手串时,“乌溜溜的一圈,戴在我细细的手腕间”,自然物被转化为情感纽带的具体承载。更为精妙的是,文中栾树的生命周期与外婆的

存在形成了平行叙事:春天栾树发芽时外婆到来,秋天结果时外婆离去,直到那个外婆“再也来不了”的夏天,栾树也“被大风拦腰折断”。这种生命轨迹的重叠,将个体命运与自然规律融为一体,暗示了生命在更大循环中的位置。

张静在文中展现了高超的细节叙事能力,通过微小而精确的日常片段,构建起记忆的立体图景。棉花晒制场景中,那只“正在棉花堆里上蹿下跳”的狸花猫小胖,不仅增添了生活趣味,更以其生动的破坏性成为童年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亮点。而“棉籽油炒菜特别香”的味觉记忆,则通过“白菜、菠菜、芹菜”和“土豆炖鸡”等具体菜肴,唤起了与外婆共处时的全部感官体验。这些细节之所以产生强大的感染力,正在于它们的平凡与真实——它们不是被刻意挑选的“重要时刻”,而是日常生活中自然沉淀下来的记忆碎片,恰恰因此更显珍贵。

文中对乡村生活的描写超越了单纯怀旧,呈现出一种近乎人类学观察的细致与尊重。晒棉花、榨棉籽油、打花牌等活动,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农耕文明微缩图景。作者在描述这些活动时,不仅记录了行为本身,更捕捉了其中蕴含的集体智慧与生活哲学。当母亲“用大大的布口袋把棉花装好”运到收购站,换回“一沓钞票”和“自家棉籽榨的棉籽油”时,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给自足经济系统的微型样本。这些描述没有浪漫化乡村生活,而是通过孩子纯真的视角,展现了其中蕴含的劳动美学与生存智慧。

文章结尾处对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的

引用,完成了记忆书写的自我指涉与升华。当作者读到“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,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”时,个人的童年记忆与文学经典产生了共振,“那些尘封的记忆如久违的故人般分花拂柳而来”。这一场景揭示了文学记忆的双重力量:它既是对逝去时光的保存,又是对当下情感的激活。最终,记忆通过梦境完成了它的终极救赎——外婆在梦中“依然在笑着教我认那些花儿草儿”,证明真正的离别从未存在,因为被爱塑造的记忆已经超越了物理时间的限制。

《栾树下的旧时光》的深层力量在于它呈现了记忆如何通过叙事获得救赎。那棵被风折断的栾树,表面上是童年场景的终结,实则通过文字获得了新生。当作者将栾树种子装入玻璃罐,“仿佛把整个秋天都装在了里面”时,已经无意识地预见了自己的行为本身——将流逝的时光装入语言的容器,使其获得永恒的形式。在这个意义上,张静的散文不仅是对过去的追忆,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复活仪式,通过文字的魔力,使消逝的一切在叙述中重新绽放生命。

那些栾树下的旧时光之所以能够穿越三十年的岁月依然鲜活,正是因为它们已被转化为语言的永恒。当记忆被如此精致地保存和再现时,外婆其实从未真正离开,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于每个被文字唤醒的春天里,存在于每颗“像一顶破帽子一样戴着”种子壳的栾树苗中,存在于每个读者被触动的内心深处。这或许就是文学对抗时间最温柔也最有力的方式。

最美的情话留给自己

苏展

很喜欢听蔡景湛写的情歌,但又有点怯于去听。他的歌,是六弦琴,能拨动你蛰伏已久的某种思绪;是催泪弹,能瞬间打通你麻木已久的泪腺。继他的“三爱”(孙露演唱的《曾经爱过谁》《爱你的句子》《爱到不能爱》)之后,最能打动人的,大约就是《荷花巷》这首歌了。

这是一首揉进了故事的歌。单是看到歌名,就有一种被抓心的感觉。《荷花巷》营造出很凄美的意境,让人立马勾勒出了回忆的轮廓来:油纸伞,青石板,木格子窗,一个粗布素衣的女子倚门回首……

是的,这样背景下发生的爱情故事,该有多纯,该有多真。这样的爱情故事,让人一听就懂,一懂就感同身受。那一字一句,似乎全写进你的心里了,就如同你的身体里有一个共振箱,刹那间被它叮叮当地敲响,并且在胸腔里回荡。——谁没有过一段失恋的往事?谁没有过一段等待的青春?他的歌,就似帮你记录下刻骨铭心的点滴过往,传递了人间最美的情话。

“那夜冷雨下得如街道漫长/风吹着眼泪脚步在摇晃”,这是情人分手的镜头。凄风,冷雨的画面足以令人神伤,而“摇晃”一

词简直就是要命,把心底的绝望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!

等待是最长情的告白。世界上最感人的情话,不是我爱你,而是我等你。但我认为,故事里的主人公,最不该选择的,就是守着木格子窗,等待心门被再次敲响。

“如果你还会再来荷花巷/请让我先用胭脂化化妆/卸下唇上岁月的沧桑”。你看,这姑娘爱得有多卑微,卑微得让人心疼落泪。诚如张爱玲所说,当一个女子爱上一个男子,就会变得很低很低,低到尘埃里去了。

分手,是因为爱得不够,或者是缘分已尽。可转身以后,她却仍然妄想爱着的那个人还会回到原点,他们还能执手相爱,回到当年的模样。这是何等的痴情,何等的痴恋!

姑娘,我想劝你一句,不是所有的等待都有结果,也不是所有的等待都有价值。你可以爱得荡气回肠,但在人格上不能丢盔弃甲。你所有的努力与奋斗,不应该只是为了等待与他重逢,而是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。燕子衔泥,绿影微晃。也许终有一天,你们会在一片烟雨雨中重逢,请你云淡风轻地说一句:别来无恙。

是的,最美的情话,记得一定要留给自己!

荷花巷

作词:蔡景湛

那夜冷雨下得如街道漫长
风吹着眼泪脚步在摇晃
说好了再见就不要回头望
每一个眼神都让人伤

从此梦里都守着木格子窗
等待着心门轻轻被敲响
也许重逢有一点点紧张
怕我不识你的模样

如果你还会再来荷花巷
请让我先用胭脂化化妆
卸下唇上岁月的沧桑
火热的情话才好对你讲

相信你还会再来荷花巷
缘分的钥匙还在你身上
让我擦亮尘封的时光
回到了当年爱安然无恙

